佛說須賴經

前涼月氏國優婆塞支施崘譯　過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尒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為國王大臣梵志長者及諸細民供養世尊給所當得尒時城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衆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衆生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真道心以方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

於是釋提桓因以天眼淨徹視於人見舍衛城中極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脩心无恚怒執志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儀出入周旋常懷等行飲食坐卧常懷等心左右睡寐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充易可損於利求利衰毀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謙順心靖純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齋知節少

食普城所敬无有厭足諸造見者與
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麁又致供
者讓而不受樹葉為器茅草為席衣
食之餘輙以轉施无所藏積清淨
潔白離於求業於一切生無所志願
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閑撥
容其礼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須賴
欲詣佛時若干百人常從與俱若其
須賴所遊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卧
其地界分無有空閑人衆圍繞
於是釋提桓因取心念言如是族姓
子淨戒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我
處當下試知審求何道於是釋化作
數人往須賴前罵詈須賴言不順理
又以瓦石刀杖加害於是須賴以其忍
力尊行慈心不瞋不恚於是釋提桓
因復化作人往須賴前謂須賴言唯
然須賴如是人等罵詈无限言不順
理又以瓦石刀杖加汝若仁見聽為
汝煞之須賴答言莫說是語所以者
何不善讒人者煞生之報正使彼等
刀割我身邵如敢跙樹尊尚不發惡
意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報

應有二種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
道以是故我不敢恨彼況欲斷彼命
於是須賴說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恬者
必生得恬果　如此報應者　是知為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三
為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所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
去於是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
寶金寶現須賴前復化作衆人住須
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寶可用布施
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臥具亦可好
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
言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令我
如今貧鄙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
取也惟須賴宜可樂活盡壽何為乃
遠慮後世之報以為言說須賴報言
諸仁者是為愚法夫見法者慮是重
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為明達不明之
士慳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
為明智夫不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

命无所護慮則為明達於無常有常
想於苦有樂想无我有我想不淨有
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无常計苦
計空計不淨者是則為明智計吾我
猗居家是者犯不與取不計我不犯
他如是輩則明智無先飽不知足如
是輩犯不與取先飽知足是則明智
不淨戒者犯不與取其淨戒者是則
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不與取
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
與取一不饕餮者則為明智畐他所有
貢高躁擾犯不與取讓一切有則為
明智當於是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千億　彼不聞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為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善顯現
而能不為惡　愚歎加嚴飾　為惡則不顯
願為智所罵　不為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須賴犯不與取
於是釋化已為長者形持名上寶價
直百千住須賴前謂須賴言我於王波
斯匿前有所諍訟引仁為一證以實相
與願仁為我證須賴謂言仁者莫作

是說我不能以不知故而作妄言何以
故妄言人者為自欺身亦欺他人
欺諸聖賢妄言人者令人身臭心
口無信令其心惱夫妄言人者令其
口臭令身失色天神所棄夫妄言人
者亡失一切諸善本於已愚冥迷失
善路夫妄言人者一切惡本斷絶善
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偈言

夫口臭穢者　妄言者語時　忘失清白法
意志多妄誤　為護已諸神　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　夫喜妄言者　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　必當趣惡道　夫妄言人者
若以滿天下　金真珠相與　夫守持法者
不為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妄言便捨去
於是釋提桓因謂阿須倫女首耶日
行王女識乹執樂第一夫人法汝等
詣國貧須賴動其閑居試知為審離
欲為故服欲不耶於是首耶阿須倫
女日行王女識乹執樂第一夫人於
冥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
詣於彼說温暖甜辭與須賴言起仁
者我等故來相事且觀須賴我等形

容之嚴好塗栴檀香瓔珞被服鮮明
適在感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得
我等執事須賴視已便作是說汝
等盡是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人
之執事又觀汝等身如幻化之自然
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相栴檀香之
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淨向
所嬈服嚴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
蹂疾合會愚所觀无常散滅法以已
福觀汝等行趣地獄類所以失志六不
護已志欲何不明不淨者是則貪於
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欲附穢惡者
是則依於欲純荷諸苦者是則貪於
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
獄者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
附於欲欲入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
親惡人者是則附於欲不成就貪者
是則附於欲鬪諍怨訟會者是則附
於欲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倒
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
悖迷惑者是則附於欲醉乱闇冥者
是則附於欲不善之所近善之所捨
離一切諸不善之所纏縛者是則附於

須賴經 第六張 一過

信昌刻

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欲修行不
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是
則附於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
欲近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返足
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近牛驢犄睹駞
象殺羊豺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非人
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施者是則
附於欲放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專
惑專冥專益勞塵專損减於无上道
者是則附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與不消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與怨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景熱　合會成衆惡
毀滅於衆善　諸惡之根元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犄犬睹
駞象殺羊豺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閑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减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汙吾意
諸功德俗志

信白刻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王女識乹之夫
人不能動須賴皆捨而去詣釋提桓
因詣彼已勿疑也天帝彼已見諦无
復女色彼已離於欲普於世無著於
是釋提桓因益增驚恐衣毛為竪無
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於是釋提
桓因自往詣須賴已住須賴前叉手
說偈言

發何願仁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荅言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无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无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安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即歡喜踊躍善心生
焉勸仁普慈心如是之言說善哉當
成就如是无上願速降伏衆魔雨於
甘露法為行衆生故必成世普愍於
是國貧須賴彼於異時行於舍衛大
城之中便於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
金之珠價直普世實於是國貧須賴
提持珠已便舉聲令於舍衛諸仁者

於是城若有極貧者當以是直普世
之寶而惠與之彼時有舊長者居家
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寶見惠
又復餘人數百之衆亦從乞寶我等
極貧須賴荅汝等不貧所以者何於
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當以
是金珠實而惠與之諸人荅言於是
城中有誰極貧荅言王波斯匿是極
貧者當以是實而惠與之諸人荅言
止止須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
斯匿者豊富大財其業周普倉藏盈
積於是國貧須賴於大衆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豊康　而不知无飽　大海尙可滿
是貪終不足　若增益貪求　展轉无休息
現世及後世　如是貪无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
衆圍繞周匝詣王波斯匿當於尒時
王波斯匿以財實故叔上族姓子五
百長者為之設罪欲薄其財義於是
國貧須賴持是金珠詣王波斯匿詣
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城之中得佳
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
生意欲以是實與極貧者以是故大

王如我所憶念是城中惟王極貧善
哉大王唯受是實於是王波斯匿便
有慙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汝耶
於是國貧須賴於大衆前為王波斯
匿便說偈言

夫以貪縛者　增業而不飽　為王造損耗
熱已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无所欲　彼貪不復生
若見於衆生　即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嫉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貪衆生　一切從衆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顧當來世　王如是貪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戒禁淨无瑕
性和懷慙愧　捨決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貪士
以法自挍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貪士　无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貪
明智者所敬　必性无飽足　夢燒不捨步
衆流无充足　晝夜流入海　日月无充飽

信昜刻

周行於西域　王貪无終飽　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　不求燒草木　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　於三无所燒　王富貴无常
其喻如草露　誰當願求王　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
於卿誰當證是大王不聞耶如來无
所著等正覺一切知一切現所知審
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諸世人阿須
倫遊於是舍衛大城須賴我亦曾聞
見是者大王如來為我證王貪甚於
我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來如彼所
決便當奉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違　我今於是念　彼知乘空來
於彼无不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无貢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來　衆生至心故　我唯願大王
必信意莫疲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來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伎樂　大儒如是來
須賴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若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來忽然化從
地出五百弟子菩薩千二百釋梵護

世者諸天數百万見佛現神歎未曾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属皆跪礼勝足數千衆生供養世尊皆發道意於是國貧須賴叉手白世尊言我行是舍衛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以是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者當以與之世尊我謂是舍衛城中王波斯匿即是極貧何以故侵剋他有不知猒足貪於財實不諦於誠實嬈惱下貧減損冨有者尊於王勢愛著色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肯受問我以證我貧仁冨唯願如來无所著等正覺以一切智一切慧所知審為信審為稱審別為一證善哉世尊等心於一切去離貢高无所偏黨願説是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如須賴言審尒世尊審尒安住於是世尊欲決須賴疑告王波斯匿言有縁大王冨於須賴復有縁理須賴冨於大王彼何等為縁所謂王業尊貴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精琉璃真珠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珎以是因縁大王冨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

信昌

捨无著閑居之德慈悲喜護禪定
解脫三昧正受信佛法衆堅固之志
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大王須賴
富於王假令大王所部人民財寶富
有皆如大王以比此族姓須賴行七
步中聞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
及巨億萬倍不得為比於是王波斯
匿攝除貢高白世尊言甚得善利安
住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言如是
大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
又復大王又復多有餘大士在王國
界如須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說
偈言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貢高
今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為仁之弟子
為貢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為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今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今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縶　今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
滅意不願業无所復願應以誓自誓
立一切智心於是王波斯匿謂須賴
言我貧仁不貧須仁所言是為快善

其稱須賴貧謫以犯王法是須賴者
伹當名須賴不得復稱貧於是族姓
子須賴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右膝著
地叉手白佛言是諸大衆普會欲見
如来善哉世尊為是大衆如是說法
令是大衆不忘見佛佛告須賴言族
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子族
姓女見如来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
何謂四是須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
至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為四復有四
来色像成就便發無上正真道意至
心發意不違如来意愛念衆生欲永
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斷
故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
具足見如来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
法族姓子族姓女見於如来成其審
見善見何謂四色痛想行識行无所視
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聚我想覺
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審見
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
甚潔淨淨於我離我故淨於衆生離
衆生故淨於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
故以是四法具足族姓子族姓女見如

来甚潔淨復有四何謂四天眼无所作
為慧眼無所著行佛眼如審覺寤法
眼如知所現是為四法復有四法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来甚潔淨何謂四淨
於戒品无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
定故淨於慧品以度世智等故淨於
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解脫无所度
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来甚潔淨
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
子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
衆生發无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為
王波斯匿及諸大衆說是法教訓皆
令歡喜踊躍便從坐起與菩薩及諸
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鴈
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
匿謂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
来時願見告勑已欲侍從可尒時王
亦願大王後宮婇女及諸大臣大衆
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城之中
立普施限不詣佛者使有過讁所以
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為已
故菩薩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
大王菩薩不以一人二人故而發道

須賴經　第十五張　道

菩剞

意大乘大衆以為將從於是顯好又
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菩薩
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意者是菩
薩之將從不獨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
者是菩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諛諂
衆生之故无懷之心是菩薩之將從
欲著異之行轉進之故无猶豫之心
是菩薩之將從不亭等轉故布施之
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
戒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
故忍辱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
擾衆生之故精進之心是菩薩之將
從攝持懈廢衆生故禪定之心是菩
薩之將從攝持乱意衆生之故智慧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智
衆生之故慈心大王是菩薩之將從
心存不捨衆生故悲心是菩薩之將
從入於生死不患厭故喜心是菩薩
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故護心是菩
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四恩
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无家而
等行故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
從相好智慧充滿具足故誓願絜淨

是菩薩之將從淨佛國土故三脫是
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之等行故
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薩
之將從无違逆辭之等行故柔軟甘
辭是菩薩之將從應辯報答等行之
故无所嬈亂是菩薩之將從於一切
衆生無醜貌故多聞具足捨以轉受
是菩薩之將從志念无忘等之故尊
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
人聞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
心是菩薩之將從如所作无有損減
等行之故閑居之心是菩薩之將從
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威儀之心是
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故淨
德无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
行之故絜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
信衆生以立其信等行之故无放恣
心是菩薩之將從一切佛道品法具
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波斯匿聞
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名衣
上服着下色縁其價百千奉上須賴
供養法故以法故受彼不肯受而說
是言止止大王是王所服所以者何

我自有弊服補納之衣有時大王我
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七夜無
有取者亦无貪者我起遊行无顧惜
意以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盖形
使已無著意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
謂族姓子須賴言如汝須賴不受是
衣者願以是履令我長夜得福安隱
於是族姓子須賴使是蹈是名服百
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
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
仁以是蹈何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
服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可以與
之於是王波斯匿勑其左右卿等持
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
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
衆人及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
千價衣若干種色與須賴已而以惠
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於舍衛城百
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已皆
服著之適服著已善心生焉我當以
何等報是須賴而為供養承佛威神
又須賴所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
不以香花及塗香不以甘餚饍而可

以報須賴无過發道意須賴不以衣
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以
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
行道之智於是族姓子須賴便從坐
起與王波斯匿俱后宮婇女臣吏大
衆人衆圍遶前後出舍衛城行詣祇
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人衆十
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賴往見如
来念須賴恩忠皆從行以佛威神釋
提桓因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
中間化作場地廣普雜綵妙好如忉
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挍飾又化若干
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妙堅
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
文繡雜綵阿須倫女首耶之后萬玉
女俱而侍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絃
歌供養如来師子之座已為供養於
是世尊知衆人已會與諸菩薩及大
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師子座
詣已於師子座結跏趺坐如来適坐
於師子之座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
種震動現十八瑞動而復動而復大
動於是釋提桓因子瞿或在會中坐

於是瞿或天子化作六萬座天之所
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坐便說偈言
唯坐諸淨　士於是坐　座是善本
疾得佛座
諸菩薩恐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
是般若識乹執樂王子謂日行王女
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歌歎
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賴未
來之頃所以者何族姓子須賴功德
巍巍將從衆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審
汝等於是日行王女般若識乹執樂
王子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
稽首佛足手執樂器皆同一音歎世
尊德而歌頌曰世尊往古百劫修閑
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世尊
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礼體如須弥
山世尊忍慈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
如樹世尊神慧之光无所不作願礼
三垢无垢世尊已勝貪婬瞋恚愚癡
之垢世尊所作已辦願礼三界所應
供養此諸垢汙魔女自如來見已以
无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離於
欲不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

信肅

之垢莫使有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
願礼彼足訓世二百相勝瓔珞百福
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願礼無
比神難及神天金歎足行步師子之
雲與所往行化因釋胎生今所歎德
百福滿願使衆生心普悅无疲惓所
歎勝之德願令疾得歎是者於是族
姓子須賴與王波斯匿及王後宮與
諸大衆眷屬圍繞諸天百千之所歌
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足於一面
住王波斯匿稽首如来足各繞三匝
於一面住於是王波斯匿以其仁座
而讓須賴而說此言唯族姓子垂恩
矜愍坐此仁座須賴便坐於彼仁座
於是衆中有諸天子未見須賴者見
是貧人有何功德為王見敬乃如是
耶於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
天子言莫起愓意於是仁者而令諸
仁功德損減長夜不安所以者何我
其審諦是族姓子大功德善法充滿
又諸天子且待須臾觀其功德善法
具足於是族姓子須賴欲悅諸天子
意便白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

信良

士濟度衆生之嚴好智之嚴好示現
嚴好具足充滿疾成无上正真之道
是時世尊以如是像放身光明照須
賴身適觸身已族姓子須賴蒙佛光
明是時須賴身逾釋提桓因數千萬
倍須賴之身姝好如是於是諸天子
見須賴身姝好如是甚大歡喜便礼
須賴而以天華散敬其上於是世尊
告族姓子須賴言菩薩處貴而現卑賤
欲度人故是則名曰智之嚴淨而以
威儀悅可衆生可衆生已便現其行
久現神通是智嚴淨又族姓子菩薩
大士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為諸梵志
諸人所敬是為嚴淨又族姓子若其
菩薩示現下貧感厲外學除其貪意
現處大業又現捨家欲以導示厭家
衆生故是為嚴淨是為須賴是菩薩
淨於衆生智慧嚴淨精進嚴淨之具
足也疾成无上正真之道於是阿難
白世尊言是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
云何而為如来所光飾乃如是乎於
是世尊告阿難言是族姓子阿難往
世具足多供養諸佛數億百千行諸

度无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用為娱
樂已得三忍已得應辯以方便善度
衆生故示現極貧於是阿難白世尊
言族姓子須頼示現貧行以度衆生
其數幾如世尊告曰阿難欲天大千
色天万二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度
世人无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又問
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
名号云何其佛世界嚴淨何類於是
世尊欲歎族姓子須頼國土嚴淨便
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行大乘　其刧无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為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往往行　於諸度无極　神通自娱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獄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知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機辯　住於諸捴持　已度於魔鉤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无所污染者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捴持　无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无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揔持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己之慈 於衆生所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挍問 如其所應受
迎待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无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土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无有如来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来名无怒 當從彼来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減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刧後 當成其勝道 号光世音王
土如阿閦佛 如来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喻无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无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令稱 一法化教誨 彼无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万四千歲 法慧不隱藏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生彼 除置漏盡者
當爲族姓子 須賴解說決時 一切衆

信鼻

會各各以衣覆須賴上勸助之聲三
千大千世界莫不普知以其勸助之
聲无量無數諸天龍鬼乹沓和阿須
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及非人
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
賴世尊亦為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
種說法皆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
波斯匿往世尊前叉手白世尊我狂
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貴狂醉庫
藏金銀倉檠慳貪无猒逼迫衆生以
為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
施行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
我為極貧須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
置於國以琉璃太子立為王子當奉
戒當許身為世尊及諸衆僧守園給
使所有財實當為三分一分於佛前
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
以為王事之儲誰復世尊聞如是像
法處位教化當有意著於財業者也
為愚癡惡友所攝持者乃有著意我
以是所作善本恵施衆生願發無上
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
居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

須賴經　第十五張　鄧

匿作如是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
真道意捨家財業欲於世尊之化捨
家入道置中三百人其餘皆現為比
丘僧已除鬚髮服着袈裟於是族姓
子須賴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右膝着
地向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
十方現在諸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
子須賴稽首十方諸佛世尊而發願
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諸佛各
申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
墮法衣著身威儀安庠於是三千大
千世界六反震動放大光明普照十
方雨於天花是諸佛辟皆不相障世
尊釋迦文佛金色辟摩須賴頭彼諸
發道意者見是現化是輩皆當為諸
佛之所授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丘
發弟子乘皆得无著滿千菩薩皆得
不起法忍尒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
受是法化奉持誦說周滿敷演廣大
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衆生濁勞
垢濁壽命濁邪見濁時刧濁佛興世
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使須賴示現
極貧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

而示現一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
現是法布示衆生此衆生等當信是
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為如来所化
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賴
及王波斯匿釋提桓因長耄阿難諸
天龍鬼及阿須倫及世間人聞佛所
說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說須賴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